



中国风古

五花马

熊代厚

前几天,教李白的《将进酒》,最后一句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有一个学生突然问:为什么是五花马呢?不是四花马?六花马?

还真一下子把我问住了,不曾想过这个问题。

后来查了资料,五花马指马的毛色作五色花纹者,极言马的名贵。

还有一种说法,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上层社会讲究马的装饰,常将马鬣剪成五个花瓣形,称五花马。

为什么要将马鬣剪成五瓣呢?看来,“五”在古人心目中是一种审美,是一个吉利的数字。

在生活中“五”是随处可见的,人有五官,手有五指,花多为五瓣,“五”这个数字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还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五”是“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行相杂以成万物”,天地万物都在这五种元素的基础上形成的。

汉字的“五”是怎么造出来的呢?为什么有这么丰富的含义?

“五”的上面和下面是个“二”,上面一横代表天,下面一横代表地。甲骨文在两横之间加一横表示“三”,代表天、地、人,万物之源。后来古人在天地“二”之间再加一个“二”,用两个“二”表示“四”。

“五”的甲骨文字形用一个叉号寓意天、地万物的交汇,以表示大于“四”的正整数。

许慎的《说文》解释为:“从二,从义,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二”上天下地,“义”表示交叉。这样,“五”代表天地阴阳交会之态势,就像新婚夫妻一样,预示着新的生命即将诞生,古人赞美这种新生,因而认为“五”是个吉数。在一个平面的空间里,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处在四方包围之中的空间内是除四方之外的又一方位——“中”便应运而生了,这个位置显然就是今天所讲的“C”位。

古埃及的数字“五”,在创造上和汉字“五”可谓异曲同工,在“三”上面加上“二”,或写成一颗星星,五融合了二元性的法则和三和解的法则,所有现象的本质都具极端性,“五”是了解有形宇宙的关键,因此“五”被称作第一个宇宙性数字。

你看,这两个文明古国,在文字的创造上,有着许多相通之处。

在西方,五角星形也暗示了“五”这个数字的重要性。当五角星形中两点朝下,一点朝上的时候,便可以看做直立的人形,有头、胳膊和腿。

在《旧约》中,耶稣用五个面包养活了四千人,因此“五”还象征着无穷尽,这一点,和中国古代也是相似的。

从数学的角度看,“数有九,五居正中,若峰,在其之巅。具鼎盛之势,不偏不倚。”古人认为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五”既是阳数,也是最中间的数,“九”是最大的阳数,所以“九五”便代表着至大至尊,因此古代的皇帝称为“九五之尊。”喻指他是最正统的。

因为“五”有着“最基础、最核心”的意思,古人便把一些代表基础和核心的东西都用“五”来指称,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为五典,《尚书·舜典》:“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意思是舜慎重地赞美这五种美德,要求人们都能做到。

“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礼制”为五礼。《尚书》记载:“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意思是“上天”规定了人的尊卑等级,所以要推行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这五种礼制,而这种区分等级礼制也被用于祭祀活动中。

人世许多尊卑等级的五制分类,被说成是上天所赐,“五”的灵验和效力似乎受之于神灵,成之于造化,统辖着宇宙和人生的存在秩序。

由这种意义进一步延伸,我们就容易理解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通常用“五”来架构世界万事万物的分类象征系统,如“稻、黍、稷、麦、菽”为五谷,“仁、义、礼、智、信”为五常,“酸、苦、甘、辛、咸”为五味,“金、银、铜、铁、锡”为五金,“宫、商、角、徵、羽”为五音,“青、赤、白、黑、黄”为五色……连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设成五个国家。

当然,也有不好的,把“吃、喝、嫖、赌、抽”的人叫五毒俱全,佛教中把“财、色、名、食、睡”称五盖,五种覆盖众生心识,是不能明了正道的烦恼。

“五行俱权,循环相生,圆通通达,福祉无穷。”因而便有了寿、财、康、喜、福“五福”,人世间最美的事,不过五福临门。民间还流行一种导引养生派的健身操叫“五禽戏”,模仿虎、鹿、熊、猿和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创制而成,相传为东汉神医华佗所创,久练可强身健骨,祛病延年。

地有五方,中华大地便有了五岳。西汉时,南岳是指今天安徽的天柱山,隋唐时改为湖南的衡山。北岳原指河北的大茂山,清朝改为山西的恒山。

为什么独独定五岳?不增加一座叫做六岳?这和五个地理方位有关,和“五”表达核心、阔大、均衡有关,虽有变化,仍是五座。“恒山如行,华山如立,泰山如坐,衡山如飞,嵩山如卧。”五岳成了闻名世界的风景。

五岳是远古山神崇拜、五行观念相结合的产物,是封建帝王仰天功之巍而封禅祭祀的地方,更是封建帝王受命于天、定鼎中原的象征。

千百年以来,各色人等在这里祭祀、修行、许愿和赋诗摩刻,给五岳留下了众多的人文遗迹,因而许多人登临五岳后,有着“五岳归来不看山”的感慨。



刘长卿:凌浮鄙俗,刚直不阿

程应峰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大凡与诗有些缘分的人,都熟悉这首诗,这就是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写这首诗时,刘长卿正陷入人生困境,被贬为睦州司马。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他独自外出,孑然而行。于太阳下山时分,落入视野的,是远处的一抹苍山,和近处一丛简陋的“白屋”——被雪覆盖的茅草房。他走近“白屋”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只好开言借宿。是夜,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和衣而卧的诗人听着外面风雪交加的声音并没有入睡。忽地,乡野的寂静被几声犬吠声打破,只听柴门开启,有人高兴地出门迎接。原来,这家主人于寒夜顶风冒雪回来了。正是这山居荒寒之处的温馨一幕,让诗人心生暖意,感慨万千,于是写下了这首诗。

这首诗,没有引经据典,没有使用生僻字,清新脱俗,简练朴实,真诚深刻,感人至深,读来令人拍案叫绝,堪为经典之作。全诗以一个落魄之人风雪夜的见闻,营造出一种凄美的意境,把贫苦人家的艰辛生活通过有声有色的场景再现出来,可谓淋漓尽致。这首五言绝句,以它的不同凡响,被纳入我国全日制学校现行教材篇目。

作为诗人的刘长卿,清才冠世,颇凌浮俗,性情刚直,多忤权门,故两遭迁斥人悉知之。《中兴间气集》曾说:“长卿有吏干,刚而犯上,两遭迁谪,皆自取之。”

因为性格使然,刘长卿的一生命运多蹇,坎坎坷坷。他少居嵩山读书,直到年过不惑才得以登进士第,但时过不久安史之乱便爆发了。翌年,唐肃宗即位,刘长卿被任命监察御史赴苏州下属长洲县当县尉。不久,被人诬陷即狱入狱,幸得遇大

赦获释。获释后被贬为潘州南巴尉,期间因工作能力较强,代理过海盐令一职。公元761年秋,他奉命回到苏州接受“重推”,旅居江浙。这时的江南经历过刘展之乱,繁华富庶的吴郡一派破败萧条之景。

一晃近十年,他才被唐代宗启用。自公元770年以后,他历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在鄂岳转运留后任上,因为难以改变的刚直个性,不肯同流合污,他得罪了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被诬为贪赃,再次被贬为睦州司马。在睦州时期,与当时居处浙江的诗人有广泛的接触,如皇甫冉、秦系、严维、章八元等都有诗酬答。公元781年,即唐德宗上位后二年,刘长卿受任随州刺史,世称“刘随州”。公元784年至785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割据称王,与唐王朝军队在湖北一带激战,刘长卿即在此期间离开随州,流寓江州,晚岁入淮南节度使幕。从公元709年到791年,刘长卿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朝。

刘长卿其诗,调雅物,主情景,甚能炼饰,最得骚人之兴;其自赋,伤而不怨,足以发挥风雅。因长于五言,自称“五言长城”。刘长卿曾对人说:“今人称前有沈、宋、王、杜,后有钱、郎、刘、李。李嘉佑、郎士元何得与余并驱。”他每题诗不言姓,但书“长卿”。在他看来,作为诗人的刘长卿,天底下没有不知道他的姓名的人。

他的五言诗也好,七言诗也罢,感伤身世,作命运之叹的不在少数。如《贬睦州祖庸见赠》:“青春衣绣共称宜,白首垂丝恨不遗。江上几回今夜月,镜中无复少年时。生还北阙谁相引,老向南邦众所悲。岁岁任他芳草绿,长沙未有定归期。”这首诗,是刘长卿第二次遭贬谪,在赴睦州司马前,

贺兰御侍为他设宴饯行,他到达贬所后对贺兰御侍的有心回赠。乍一看,这首诗诗情悲凉,细琢磨,却有着积极入世的思想。在刘长卿心里,就算年纪一大把,也不愿余生只去养老,还是想能有所作为。正是抱着对命运抗争,对国运的忧虑之心,他这首诗才有如此沉郁浑厚的格调。

再如《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古台摇落后,秋日望乡心。野寺人少来,云峰水隔深。夕阳依旧垒,寒磬满空林。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吊古伤今,意境深远,苍凉深邃,引人沉思。这首诗,通过古台破败,草木凋落,秋景萧瑟,寒磬空林等描写,融入了诗人对古今、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与悲叹。可谓文笔简淡,情景交融,堪称“五言长城”之上乘之作。

更有《长沙过贾谊宅》:“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思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后,怜君何事到天涯。”诗人蒙冤被贬途经长沙贾谊故居时,借悼念与自己同病相怜的贾谊,感怀怀才不遇。好在,刘长卿是有自知之明的人,虽然感叹自己的遭遇,却也心知是自己处世太过刚直,而被屡遭贬谪,若要怨,也只能怨自己。

《麓堂诗话》曾这样评说刘长卿的诗:“凄婉清切,尽羁人怨士之思,盖其性情固然,非但以迁谪故,譬之琴有商调,自成一格。”由此看来,刘长卿的诗情和性情原本是浑然一体的。

才华,是闪烁在人生夜色中至明的光亮。只是无论哪个时代,一个人的才华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总是埋没了也就埋没了,历史不会发出一声叹息,时光之水也绝不会因为少了一个人的才华而改变它的走向。

大家风采

邮票上的裕固族头面

成旭辉

三丈,陵前植柏,诸侯的坟墓,高一丈五,种柏,大夫的坟墓,高二丈,栽柰树。柰树身上似乎散发着某种神秘的气息。

《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云雨之山,有木名曰柰。禹攻云雨。有赤石焉生柰,黄本,赤枝,青叶,群帝焉取药。”《山海经》是一部神话传说故事集,亦是一部先秦时代的重要古籍文献,里边有不少可信的史实资料。像这种有关柰树的记载,就十分有史料价值。

柰树的花具有清肝明目的功效。唐人苏敬编纂的《唐本草》记载,柰树花与黄连一起煎,可以治疗眼睛红肿溃烂。明代鲍山著的《野菜博录·木部》中记述了柰树叶的吃法,春日,采摘柰树鲜嫩的叶芽,用水焯透,再放入冷水中浸泡淘洗,切碎加细盐麻油凉拌。估计味道应该不错,来年柰树发芽时,采来试一试。

一如松柏多生长在山野之间,少在烟火农家的门前院后扎根一样,乡村少见柰树的身影,至少,我在乡间就没见过,或许是与柰树深厚的渊源有一定的关系。农家小院,多种植杏桃枣李柿子石榴之类的果树,树的名字喜庆,谐音会意,比如杏树,谓之幸福;柿子,意味着事事如意……果子成熟后,可以打牙祭,也能拿去换些零用钱。物质与精神都有了,农人自有农人的盘算与情调,只是不自罢了。

柰树的美,演绎的是秋的情怀。冬日,树木叶脱,枝干光秃着,黑黢黢的,所有的树木都差不多的样子,春夏之时,除去像马缨花之类开花的树木,看上去无不是满眼的翠色,让人审美疲劳,秋风一起,树木为了秋娘开始各显神采。柰树开始发力抽穗,秋夜中,花悄然吐蕾,细碎的小朵,花开四瓣,鹅黄,成百上千,点染成丰满花穗挂在枝头,秋阳轻轻拂过,一树树灿烂金黄,彩烈奔放。

秋给人的感觉一向是凄冷的,拥有了柰树炽热爱意之后,秋变得明媚了,待柰树花慢慢凋落,花褪芭英生,色红,状若浆果,缀在花穗上,一串串,犹如风铃,风中簌簌作响,让秋有了别样的风采,亦把秋意推向有了高潮。

自从认识了柰树,便认定柰树是秋季最美的树,怎么看都喜欢。如果说秋是一首诗的话,柰树无疑就是诗眼。

在甘肃河西走廊、祁连山北麓的古丝绸之路有一个游牧民族——裕固族。它是甘肃三个独有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

裕固族的祖先其实就是历史上所记载的“回纥”人。源于唐代游牧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回纥。它和曾于8世纪在蒙古高原推翻突厥汗国而建立回纥汗国的维吾尔人以及迁到河西走廊的河西维吾尔人有密切关系。9世纪中叶,其中一支迁徙到今河西走廊的敦煌、张掖、武威一带,与早先迁来的回纥汇合并在这里生息繁衍,成为如今的裕固族。用东部裕固语、西部裕固语,无文字,通汉语文,信藏传佛教,未婚女子有带头面的习俗,主要从事畜牧业,兼营农业,尚骑术和射箭。裕固族以养殖山羊、牦牛和骆驼为主,因为四季转换牧场,所以世代多以帐篷为家。

1954年,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之际,召开了祁连山北麓各族各界人士座谈会,提议取名为裕固,有富裕、巩固之意。这是中国唯一一个裕固族自治县。同年4月18日,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乡也宣告成立。

裕固族妇女的头饰富有民族特色,当姑娘到了15岁时,要戴“萨达尔格”(汉语:头面),意味着姑娘长大成人,可以婚配了。而结婚时要改戴红缨帽子,“寓意改头换面”。

裕固族妇女的这种专用装饰物头面是一件非常精致且价值昂贵的民间工艺品。头面由帽子和挂在头上的两片前胸和一条后片组成。帽子用羊毛毡缝制,白色的底镶红,帽上绣着表示吉祥的图案,帽顶有个红缨。两片前胸各长1.2米,也是用羊毛毡做底,上面镶有玛瑙、珍珠、红色珊瑚珠、孔雀石、银牌,铜环穿缀,或用红布、青布、红色香牛皮做底,中黄、淡黄、中绿、翠绿、黑、紫红、赭、大红诸色的图案。按照裕固族风俗,哪家姑娘带了“头面”,便意味着这姑娘要出嫁了。举行婚礼那天,由新娘的母亲和全村年轻媳妇给新娘梳头,庄重的带上头面。从此,这头面和新娘相随,直到丈夫去世。

相传,裕固族妇女戴头面的风俗起

源于唐朝。当时裕固族还生活在西域,在一场民族间的战争中裕固族的可罕负了重伤,危难之际,可罕的妻子萨里玛珂带领族中妇女同男子一同上阵最终取得胜利。后来,这位民族女英雄不幸遇难,裕固族便以头面来纪念。



1989年10月1日,原邮电部发行《J163M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小型张)》,邮票边纸上,身着节日盛装的56个民族载歌载舞,欢快地参加国庆活动的场面。

2008年6月7日,裕固族服饰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资格。2011年,裕固族的传统婚俗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999年10月1日,国家邮政局发行1999-1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民族大团结》纪念邮票1套56枚,其中第48枚为裕固族。表现了一对裕固族青年男女身着民族盛装,载歌载舞,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大庆的场景。邮票图案上的人物服饰,选用了甘肃肃南、黄泥堡等地区裕固族的服饰。男身穿高领大襟镶边长袍和长裤,束宽长红布腰带,脚穿高筒皮靴。女身穿高领大襟镶边长袍,束布腰带,头戴喇叭形尖顶红缨帽,帽沿上缝有两道黑色丝线,帽顶上缀一束线穗子,挂戴大红长带形头面(萨达尔格)。

1999年10月1日,国家邮政局发行1999-1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民族大团结》纪念邮票1套56枚,其中第48枚为裕固族。表现了一对裕固族青年男女身着民族盛装,载歌载舞,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大庆的场景。邮票图案上的人物服饰,选用了甘肃肃南、黄泥堡等地区裕固族的服饰。男身穿高领大襟镶边长袍和长裤,束宽长红布腰带,脚穿高筒皮靴。女身穿高领大襟镶边长袍,束布腰带,头戴喇叭形尖顶红缨帽,帽沿上缝有两道黑色丝线,帽顶上缀一束线穗子,挂戴大红长带形头面(萨达尔格)。



秋日说柰树

马浩

秋天什么树最美?若让我说,非柰树莫属。

柰树不像桂树,把秋藏在怀里,半遮半掩,欲语还休,透过淡淡的香气,让人感知秋色,柰树完全不同,它似乎与秋早已约定好了,经过了期期望眼欲穿的焦急等待,金秋总算把秋送来了,便迫不及待地把它高高地举在头顶,也让世人有了眼福。

多年前的秋天,车子行驶在郊外的一条大道上,见道旁的行道树,树冠擎着一串串“红花”,绿叶一反常态,在万头攒动的“红花”间隐约着,惹眼。不知因何,大脑突然闪过鲁迅先生的句子——“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也就是一闪念,似乎觉得不相干地相干着。说实在的,相对于眼前悦目的景色,文字都羞愧地不知逃到哪里去了,或许先我跑向了树梢。

大自然中,越是美的东西,越是没法描绘,勉强说出来,也是似是而非。

我问朋友什么树,回曰,柰树。

好耳熟的名字,仿佛在哪里神遇过,一时想不起来了,总觉得有种似曾相识感,真容初次相见,确定无疑。友人说,古时,柰树多栽植在大夫墓前,又称大夫树。唐朝诗人张说《药园宴武谔沙将军赋得洛字》:“风高大夫树,露下将军药。待闻出塞还,丹青上麟阁。”诗中的大夫树,即是柰树。古代,葬礼有着极其严格的等级制度,天子的陵寝,高